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五月二十日 第六〇四號 （今日一張 每份售五百元）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一四〇三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警局照第二六四號

時代書報社出版 發行人 匝開莫

營業部 上海吳江路斜弄六號（近成都路） 電話三五一一〇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

本社新書：

美國的政黨 符龍斯基著 每冊二千五百元

衛國戰 蘇聯短篇小說選 每冊四千五百元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駐華代表處啓事 本處爲負責籌辦中蘇文化之交流，特由蘇聯經常運來大批書報雜誌（中、俄、英文均有）以供關心蘇聯文化人士之需要；同時極願與中國學術界或文化社團經常交換書刊。有事接洽，請賜函或面晤，皆無任歡迎。處址設：南京中山路營龍巷十一號之一。辦事處設：上海邁爾西愛路二一七號

長春三面展開激戰
陝北共軍迫近延安

〔本報綜合報導〕長春外圍三面受圍，西南北皆已發現共軍，鐵道北之寬城子已有共軍前哨進入。晨十時許，市區西之郊園亦發現一部。西郊大房身之飛機場，午前亦曾有接觸。南面之范家屯、陶家屯等地附近，亦已發生戰事。沿平齊線四平至齊齊哈爾南下共軍主力，現正由懷德外圍向中長路長春段移動，目標似在破壞長春間之交通，直接威脅長春，長春公主嶺間護路西側一帶，已發現共軍兵力爲一、二、三、四、五、六、七等七個師，約三萬餘人，分三路向陶家屯、范家屯及公主嶺進攻，范家屯北十二華里之五里子，其西北廿華里之太平鄉，十八日下午已進入共軍步騎約四千餘名，後繼部隊約二萬，則集結於范家屯西北四十華里之大嶺村。熊主任式輝，十九日下午一時一刻搭專機飛平轉京。

〔聯合社南京十九日電〕陝北某地中共電台廣播稱：陝北共軍已迫近延安，國軍在該地週圍山區擱據應戰。魯省國軍受人民解放軍打擊，熱河共軍攻陷圍場，守軍一千四百人，均已陣亡或被俘。

南京學生今大遊行
平津學潮奔騰澎湃
北平青年軍續與學生衝突

〔聯合社南京十九日電〕南京六大學罷課學生領袖今日議決不顧禁止示威令，於明日（二十日）大舉遊行，重申增加副食費等要求。在會議中發表演說諸人，並指此項禁令爲不民主，並駁斥所謂學生係受共產黨利用之說。南京軍警已從事戒備，以防止騷動。蔣主席發表整飭學風談話後，不及十二小時，即有國立英士大學學生約三百人蹲踞於教育部前，堅請衛兵開門，俾向朱部長請願，遭校警門緊閉守衛嚴密之拒絕不從。雙方遂起激烈爭辯。劇專及音樂兩校罷課學生，宣佈於明日請願增加副食費，如無滿意答復，當移宿行政院內。劇專學生並將於明日遊行表演。

〔聯合社北平十九日電〕華北十一所大學學生代表今日緊急會議，發表文告，號召全國大學學生於六月二日總罷課一天，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學生代表並請工商各界團體參加羣衆反內戰遊行，藉爲內戰犧牲者致哀。同時，平市大學萬餘人，一致罷課，抗議內戰，及要求增加副食費。預料北平，天津及唐山學生，明日均將大遊行，爲宣傳反內戰前遭青年軍圍毆之北大學生聲援，據目擊者告聯合社稱：學生八人，內女性一人，被青年軍用皮帶及手槍痛毆，兩人重傷，現臥醫院治療。昨日午後西城起紛擾，士兵約二百名毆擊學生，搗毀公共汽車一輛，又有青年軍武裝士兵四十名，擬入燕大，經代理校長美國人威廉臣道夫及外籍教職員加以攔阻，士兵隨於兩小時內扯去校內反內戰標語，旋即離去，迄未復返。燕大學生今日表決罷課三天，其他多數大學及若干中學學生亦相率罷課。

〔聯合社北平十九日電〕北大學生今晨示威遊行，發表反內戰演說，致有學生四人被青年軍毆擊，該校學生委員會立即致函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要求賠償，懲兇，及保障民權。華北大學學生聯合會又擬定要求多項，將送達南京，內容包括：（一）增加學生補助費，（二）提高教育經費，（三）停止征募學生，（四）學生全體領取公費，（五）減輕農民負担，（六）分散戰時官員

北平示威學生被打 行轅主任表示歉意

〔聯合社北平十九日電〕北大與清華學生多人，昨日在西城舉行示威運動，要求停止內戰，與青年軍士兵爭論，學生四人被毆，送入校內醫院。官方深恐此事將激起大規模示威運動，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已對此事表示道歉，並命青年軍師長負責查辦肇事官兵。

〔中央社天津十九日電〕津北洋南開兩大學學生自治會十七日下午九時連夜舉行臨時會議，南開決定自十八日起，北洋決定自十九日起，分別罷課三日，響應北平，清華，北大之「反內戰反飢餓」運動，記者曾赴南開，北洋兩校巡禮，北洋校內，未發現壁報標語，南開壁報則有中人具名「反飢餓」壁報數張，似係市總貼上者，南大陳教務長序經謂：學生如爲政治而罷課，則超出教育範圍之外，如爲調整待遇而罷課，則題目並不太大，南大學生自治會會議結果，決定組織反內戰反飢餓行動委員會，堅與平津及全國各校聯絡一致行動，並決定要求：（一）恢復教育經費，佔全國預算百分之十五，（二）合理提高公教人員待遇，（三）調整公費名額，（四）副食費增爲十一萬元，並按月照物價指數調整，（五）先修正應有公費，（六）於中國內戰停止前，請美國停止對華五億貸款，（七）減輕田賦，（八）緩徵兵役，（九）免除徵發軍糧，並決定接受清華及北大十一系級會，廿一日報社關之建議，定六月二日爲「反內戰日」，聯絡全國一致罷課，罷教，罷工，罷市，及籌組平津學生聯合會，該會並決定罷課後，其他院校，及中等學校，已開始遭受波及，均在準備集會，醞釀響應，北洋大學學生，決於本週出校作街頭演講，該校學生救濟參政會，內容純爲反對內戰，已無調整待遇之要求，共具體條件有三，（一）遂中共出席參政會，（二）中共未出席前暫緩開會，（三）拋除黨派意見，共謀和平。

又電，津北洋南開罷課，午夜始散，北洋情形，亦大致相同。

中正大學也要請願

〔中央社南昌十八日電〕中正大學護校會爲依照英士大學前例，特組晉京請願團，在校學生，今因星期，紛紛來京向當局呼籲支持，至請願團何時赴京，尚無決定，惟聞已擬定廿一日啓程，又護校會今將校內外交通綫加以控制，並切斷電話綫，包圍代校長蕭蘧教務長容梓（蕭校長留京）省當局聞訊後，旋派教廳長周邦道，電務局長羅仲智等，前往該校勸導，並恢復通訊，全體學生，並要求羅教務長預借六七兩月份公費，以作晉京請願旅費，現羅氏在省府調處人保護之下，於今日下午六時乘車來京。

國府國防部通令 保障新聞自由
不得搗毀新聞機關 紀載失實儘可更正

〔中央社南京十九日電〕國防部頃以各地新聞出版事業機關，時有搗毀情事發生，殊失政府保障新聞自由之初衷，茲有惡意搗毀等不法舉動，茲爲切實維護並杜絕後患起見，特通令全國各部隊，如遇報章所載傳聞失實或言論紀事其有涉及軍警之處，可提請經由主管機關請予更正，或訴諸法律，候裁決，俾符政府施政之意旨。

正在蘇京進行 英蘇修約談判
兩國擬大規模物物交換

〔法新聞社倫敦十八日電〕關於修正一九四二年英蘇兩國同盟條約一事，頃據此間政界人士稱：英國駐蘇大使裴特遜爵士刻正就此事與蘇聯政府，進行談判，按在四國外長在莫斯科開始會議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曾向英國政府提出一項新草案，禁止簽字國之一與任何爲另一簽字國所認爲敵對之國家締結友好條約，英國政府當時並未接受此項草案，直至數日前，始將其對案提交蘇聯政府，蘇聯當局目下似已將其意見口頭通知裴特遜大使，莫洛托夫外長不久上將通知貝文外相，英國之對案，是否接受作爲今後談判之基礎。

〔聯合社倫敦十八日電〕今日報載，英國正考慮蘇聯提議，以蘇聯所產小麥與工業原料交換英國製造之噴射式飛機及其製造方法。此一大規模物物交換辦法之基礎，係外相貝文前在莫斯科出席外長會議時覓定。同時獨立派「人民」週刊本期載稱：據外交界內幕消息，貝文將於今後六個月內赴蘇聯作警人折衝，使英蘇關係之惶惑云。

印度又發生暴動 死傷達四十餘人

〔聯合社拉賀爾十八日電〕此間印回教徒與錫克族之間今日又起暴動，利用炸彈碍片互鬥，死者至少十五名，是爲旁遮普省會暴動之第五日。居民紛紛出城避亂。警察屢次開槍，企圖制止巷戰，兩軍間時，傷亡人數尚無統計，但某醫院一所已收領死者十一人，傷者廿二人。警局官員宣稱：黎明以前，死十五人，傷十二人。英印軍聯合出動，協助警察彈壓。城內局勢惡劣已極，火光燭天，如同白晝。回教區與印度教區居民因未切實阻過危及治安行動，被判集體罰鍰各二十萬與十萬盧比，出事地區晝夜戒嚴。

〔法新聞社旁遮普省首府十八日電〕此間兩月來平靜無事，近忽又發生流血暴動，今晨城郊發生暴動時，有六人殞命，二十二人受傷，民房二所及回教徒之草棚若干被炸毀，縱火及暗殺事件亦有多起。

以暴易暴
猶太團體宣稱

〔聯合社耶路撒冷十八日電〕海法外圍今日午夜發生重大爆炸二次，全市震動，海法城位於卡麥爾山坡，牛山處可見火燄，居民起先認爲聖地暴動，惟據警局宣佈，實係軍隊例行擲彈，旋放照明彈，降落時觸及地雷二枚所致，並無死傷，猶太二地下抵抗團數小時前，

天津物價 又在狂跳

〔聯合社天津十九日電〕津市物價又漲，美國麵粉每袋法幣三十萬五千元，白米每斤三千元。

義新閣可望組成
各黨都不反對尼蒂 尼蒂謁總統商政綱

〔塔斯社羅馬十八日電〕奧蘭多昨天聲明他支持尼蒂由總統尼古拉授命組織義大利內閣。據可靠消息：奧蘭多並已同意在新閣中担任不管部長。義總統尼古拉昨天對報界發表談話說：把全國最優秀的人士團結在政府中，才能解決目前的危機。前總理波諾米，表示同意以不管部長資格參加內閣。義大利共產黨領袖陶格里亞蒂，已聲明在先，說：共產黨並不反對任何個人，只是要求以民主方式解決危機，即：遵從選民的意志，要出來主持內閣的人應消除使義大利民主感受到的一切危險，並應具有必要的意志力，以守護並保衛民主。社會黨和共和黨，都沒有對尼蒂的組閣提出任何反對意見。「義大利勞動民衆社會黨」領導機關，發表正式公報，指出：如以經濟部給予該黨，該黨才將參加政府。

〔法新聞社羅馬十八日電〕義大利新任內閣總理尼蒂，本日午後五時二十五分，晉謁尼古拉總統，相與談話，歷二小時之久，事後據可靠方面談稱：會談之主題，乃在新總理所擬就之政綱，而非其所當要求參加內閣之人選。尼蒂總理將於明日繼續與各政黨領袖洽商。

參政會今揭幕

〔中央社南京十九日電〕參政會第四屆第三次大會，定廿日上午十時，假國民大會堂舉行開會式，將由主席團公推張伯苓主席，並致開會詞，于斌則將代表參政員致詞，即告禮成，三時起由張羣院長親自出席，向大會作政治報告，截至今日下午七時止，報到參政員已達二百四十七人。

廣東西南「匪徒猖獗」

〔聯合社廣州十九日電〕廣東省參議會長林翼中今日談稱：廣東省西南部之匪徒猖獗情形現已控制，共匪正採取守勢。記者問及外傳共黨謀在廣東加緊活動，傳與華北共軍夏季攻勢相策應一節，林氏稱：共黨勢雖在本省長久盤踞，因經濟業長專省時會反對代共工作，採取有效措施。

法閣困難多
共黨閣員辭職後 糧食供應情況惡劣 全國總罷工將爆發

〔法新聞社巴黎十八日電〕上星期以來，法國政局表面雖平靜無事，但在幕後，正醞釀若干嚴重問題，全國現已充分承認之事實，即爲改組後之新內閣，困難叢生，包及五穀供應情形之嚴重，歐禮和總統及麵粉廠工人等，油塊總理均會加入討論，農民將五穀出售，巴黎城內麵包供應情形尤爲嚴重，...

蘇聯文藝
二十八期 即日出版

要目

烏茲平斯卡亞：城的初生兒 … 蒙然譯

巴若夫：礦山的名匠 … 戈寶權譯

法捷耶夫：青年近衛軍（長篇連載） … 水夫譯

江布爾：歌頌 … 北泉譯

法捷耶夫：日丹諾夫的報告和我們最近的任務 … 葆荃譯

蓋拉西莫夫：論藝術的任務 … 磊然譯

蘇聯醫學
第三年第五期出版

內容

分娩無痛法 分娩的生理無痛及加速法（論維生素B₁作用之方式）

分娩無痛法中之生理學觀點

論小兒及少年肺結核併合肋膜外氣胸術之應用

肺結核場合助膜塗擦之開放性切斷術

蘇聯抗結核病運動

維生素B₂缺乏症與眼疾患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十九期 業已出版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史大林與史塔森談話紀錄

蘇聯第二個兩年計劃

美國經濟危機逼近的徵兆

原子能的國際管制

輸入英美的德國科學家

今日的巴勒斯坦（世界地理誌）

在德國鄉村裏（德境蘇軍佔領區）… 葉夫拉基夫

上海話（諷刺）… 柯爾多索夫

白宮拍馬術 … 羅賓斯坦

斯特洛夫的書 … 薛慕申

巴甫洛夫科學館 … 瓦南

（插圖）大特齊克之春

（封面）蒙古人民共和國文化生活

科孚海峽事件眞相
「紅星報」專文

〔塔斯社莫斯科十七日電〕「紅星報」刊載蘇聯海軍中校萊拜茲柯伊所著專文，分析科孚海峽事件，該文稱：英國向安理會控訴阿爾巴尼亞的藉口，是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曾在阿爾巴尼亞領海科孚海峽的英國驅逐艦兩艘爲水雷爆炸所毀。據報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共有二百二十六艘國籍不同的船隻，因水雷爆炸而沉沒或炸毀。有許多國家，其中包括英國，已宣佈在巴爾幹安全的航路上已經掃除水雷，並已宣佈在這些航路以外的地方有危險。因而，戰後水雷的爆炸，是很可能的事件。……

論紐約「委員會」「改革」聯合國機構方案
蘇聯 儒柯夫

〔塔斯社莫斯科十八日電〕「眞理報」刊載蘇聯政論家儒柯夫所著專文，稱：今天，聯合國機構的擁護者，應該使國際合作與和平得到鞏固，並使國際間保持長久安全。……

公開反對猶不顧忌

蓄意破壞揚言改革

法西納粹加入活動

本市新聞

歡送代表晉京請願 七千學生飢餓遊行
軍警奉令攔阻學生情緒激昂

〔本報訊〕國立學生聯合會，於昨日上午八時半在暨大草坪上集合了交大、同濟、音專、上海法學院、上海醫學院、吳淞商船學校、國立機械學校、中華工商等十二個單位，共七千人，至十時半歡送代表四十人至北站，接着舉行「飢餓大遊行」，沿途遭受騎警備車輕機槍等阻擋，七千餘學生情緒熱烈，奮不顧身，衝出阻礙，高呼口號：

（一）反對內戰，（二）打倒好戰份子，（三）提高教育經費，（四）增加副食費，（五）向砲口要飯吃，（六）團結就是力量，（七）大學生全部公費，（八）提高教授待遇，（九）朱部長拿出良心來，（十）行政院長拿出良心來，（十一）飢餓就是力量。並向路人宣傳，得到極大之同情，沿途紛發告同胞書：今天一個中等家庭靠着父親的薪水只夠買米油鹽……教書先生一家人吃粥，學生吃不飽肚皮，在外面找工作賺錢，讀不下書。國家總支出裏，每一百元只有三元六角用來辦教育，八十元用在打內戰上。學校裏設備不夠，沒錢買，房子不夠，沒錢造。

昨晨自京返滬即兼任指揮軍警應付此項遊行，本市各運輸公司昨晨均奉命不准將車輛租與學生。河南路橋，新世界，東方飯店及大世界處均由馬隊警士及車巡隊列成防綫攔阻，自部長等均出席市長國館，於市長公館。遊行路線，自北站出發至河南北路向南京路轉彎向西藏路至大世界，變多亞路至外灘，至外灘公園，至下午二時二十分始散。〔又訊〕宣鐵吾氏之十五。

四、提高全國教育經費至國家歲出總預算百分之十五。三、增加教員待遇，依照物價指數支付。二、全部大學生應享公費待遇，依照物價指數計算。一、增加公費數額，依必需之營養標準。業死滅，我們堅決要求能給予我們不忍讀書事業。天飛，物價高漲，全國人民都活不下去，更不

向砲口要吃飯
七千餘學生飢餓大遊行
本報記者顧征南

陽光是那樣的炎烈，然而初夏的風，是那樣的涼爽的，那在碧空下飄蕩着雪白的橫額，高寫着：「搶救教育危機」「飢餓大遊行」，在暨南大學黃山路廣大的草坪上，才清晨八時半，已經到了復旦，國立機械學校，暨大，音專，上海法學院，主席台上的麥克風嗡嗡不斷地響着，那漫畫，紙旗，飄蕩着。

熱烈的掌聲響了，交大，同學！「歡迎交大」這一千人的行列進來了，每隻打頭是用厚紙做的破飯碗，用竹桿撐着，大碗上寫一個字，五隻連起來：「我們要吃飯！」每隻碗上寫着：「飢！飢！飢！」同濟隊伍來了，他的牌紙上寫着：「飢！飢！飢！全國的吼聲」九點半了，上海的男女高音，在練他們激昂的歌聲。

……

軍用車撞傷電車
電車司機被帶去 電車停駛達一小時以上

〔大公社訊〕昨晨十一時許，外灘新開河附近，有法商電車公司一路有軌電車，第九號車輛，由三五七號司機駕駛，自十六舖折返，當時忽有軍用卡車照會號碼第三八二二三號，該軍用車因行駛過速，致向電車頭部猛撞，電車駕駛部份略受損壞，該三五七號司機，與軍車之理論，反遭該駕駛兵士攔阻，並將彼挾上卡車，疾駛而去，以至電車交通阻滯達一小時以上，該管警局派員勸導後，旋即恢復，該三五七號司機，據稱當時被挾往浙江路神州旅舍在軍兵威迫，軍車司機勒索身有法幣五十萬元，及手錶金戒等雜物，已不翼而飛，須該電車司機負賠償之責，該司機當時迫於淫威，勉予承諾後，即獲釋放，現該案由公司方面派員據理交涉中。

來函更正

敬啓者頃閱五月十七日貴報本市新聞欄刊載關於中華書局印鈔失業同人消息內有一項「目下工作完畢」，續印無期」「畢」改「舉」，「無」改「有」，請貴編輯代爲更正。

中華書局印鈔失業同人謹啓 五月十八日

蘇聯雕刻版畫展覽
中蘇文化協會主辦 今起在青年會舉行

〔本報訊〕中蘇文化協會主辦之蘇聯雕刻版畫展覽會定於今日起假座八仙橋青年會堂舉行，昨日下午三時該會先行預展，邀請本市中外文化界參觀，中國方面到顏惠慶，黎照寰，黃延芳，木刻家陳烟橋，李樺，蘇聯方面到總領事哈林夫婦，塔斯社副社長葉夏明等數十人。此次展覽會大致分爲三部：一、雕刻。二、版畫。三、彩畫。共二百餘幅，題材以革命後之生產建設及戰時之鬥爭爲主，幅幅精彩，每幀皆名貴，且均係未經複製之原作，「海」珍品。該會自今日起公開展覽，共將連續九天，直至五月二十九日始「閉幕」。

〔又訊〕蘇聯雕刻版畫展覽會自今日起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中蘇文化協會特編印「蘇聯木刻」集，以資介紹，蒐集蘇聯著名木刻四十餘幅（其中十餘幅套色版尤爲名貴），由葛一虹編，郭沫若題字，鄒韜奮序，天下圖書公司出版，印刷極爲講究，皮面精裝，爲便利參觀者參考起見，該會特將此冊原價四萬五千元，減低至三萬元云。

新生

食人王國

鳳兮

一般地說來，即使不以食人爲事的王國，也大抵還是建基於食人這一個暴力主義之上的。至於食人王國，那就更無用說，不用暴力主義，人是決不會自己送上去被食的。那麼，一切食人與被食人的王國，爲什麼還能存在於不斷被食的人間世呢？那就因爲被食的到底還是多數，比起食人的少數來，不免各自存着僥倖免食的緣故。因之食人王國之所以還能存在，除了暴力主義以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被食者的僥存心理。

因此之故，食人王國而欲倖存在這個五十年代的世界上，爲着保持暴力，決不能不食，更不能食之過飽。因爲食之過飽，勢必不能轉動自如，且使被食的人人，都有必死的恐怖。於是在生命和食欲之間，雖然有着不能調和的矛盾，也不能不爲保存生命而作的無可奈何的調和。不然食欲固然爲着生命而擴張，食欲也就完着生命的死亡的。舉例來說，正如夏夜的臭蟲，牠們最好的吮血機會，無過於人們睡眠正濃之際。在這時際，臭蟲們儘能吮之而只止於飽，飽之而儘能爬行自如，那末被吮的人，大抵只是轉側一通，把擾一番而已，決不至於霍然而起，恍亮電燈，翻席搗枕，殺之至盡而後快的。所以，臭蟲食人，而仍能生存這個科學昌明的世代者，大抵就因爲懂得自己的食慾，也懂得自己的生命的緣故吧！

然而臭蟲之所以能夠節制自己的食欲，無非因爲食欲雖是自己的，生命也是自己的。倘不幸食人王國而爲增加自己的食欲，以求助於外來的暴力，那時的形勢也就不同了。這就如吃了鴉片的人，即使衰弱到了不勝動彈的地步，鴉片還不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也決不會爲着你的衰弱着想的。縱然鴉片既不爲你的生命着想，必死之心的人人，還有不爲自己的生命着想，因而起來自救麼？所以，食人王國的食欲，固然是生命的致命傷，而崇拜暴力，以至借助於別人的暴力，就應該算是食人王國最後的喪鐘了。

「表弟」

張羽

「虎蛟怎麼還不來？」

虎生聽着他們的話，因爲紅日已有三竿，新女婿——二虎，已到披紅，插花，上轎，迎親的時候了。虎蛟是舅家的表弟，還是虎家一門要緊親戚，他不來，這邊就沒法起身，何況，當日的媒人是舅父，舅父不能來，也應該由虎蛟作代表來主持婚事啊！

虎生撿起了那疊好的封條，請帖，賀喜字，向後院邊走邊說：

「我看，虎蛟怕不會來啦，山上通下邊的路也不好走。萬一出了岔子，也太不划算。……」

當虎生踏出後門的時候，碰見了黑娃子和江海，虎生煩躁的問：

「還是早些就來，新女婿要上轎嘍，豬還沒殺。」

黑娃子歉意的說：

「昨晚洗豬啦，剛才殺畢，沒回家，就往這裏跑。你瞧鐵鍊。」鐵鍊說着，他把鐵鍊掛到掛樁上，踢去了腳上的泥片。

「昨晚從公路上下去的人眞多，今天說不了還不平穩哩！」

「不會吧，」鐵鍊剛說：「就是來了一隊軍隊。」

「人家才下山收槍來了啊！不然，恐怕還請不來。」

虎生看了看太陽，催促着他們：

「快殺豬！我叫迎親的人急速動身。」

黑娃子又捉緊了他的手，神秘地顫問着：

「山後那些軍隊哩，你有沒有熟人？」

「沒有啊！你瞧見什麼閒話。」

「那就怪啦，夜黑我分明聽見有人——就是從汽車路上下去的那些人，走着說着，要是回來的早，還準備在你這兒歇歇。」

「哦，那是誰？」

「聽聲音，像是個熟人，就是想不起是誰？」

說罷，他也不管這些話已引起了虎生心中怎樣的反應，便喊江海一同往豬圈去縛豬，黑娃子用麻繩套上了豬脖子，又用力的緊了緊，叫江海往出拉，江海一個人拉不動，氣得他直跺腳：

「拿出吃奶的勁，用力拉！」

後院裏的人，漸漸多起來，吹鼓手，也奏起樂來。

忽然，村西北邊響起槍來，在一陣槍聲後，大砲也發起沉重的嘯息，大家都吃了一驚，不約而同的說：

「他們又下山了。」

接着，雜沓的喊聲，槍聲，人的腳步聲，馬蹄聲，在遠處響動了。

公路上的汽車的馬達聲，也由遠而近了，灰塵在汽車的屁股後面飛揚了起來。

虎生從前院跑到後院，又從後院跑到後門外，走着嚷嚷：

「唉，打仗都不揀日子，眞的又打起來了。」

他用那洗漿過的小掛的袖子，揩着額上的汗珠：「別慌，停會就好了！」其實他心裏更慌。

黑娃子把刮過毛的肥豬，從鍋中抬出來，掛在木架的鉤子上，準備「開膛」。

槍聲，又在西邊響起來。

從流水巷子的西邊，忽然鑽過來兩個人，一個小夥子的身上，掛着兩支帶蓋槍，扶着另一個絡腮鬍子的壯漢，那個有絡腮鬍子的壯年人，顯然受了很重的傷，左腿不自然的在地上拉着，一瘸一拐的移動着腳步，面孔慘白，口中呼着氣，兩條毛毛虫樣的眉毛緊扣着，牙齒吃力的咬着下嘴唇，汗珠不停的從太陽穴流下來。

待走近了，虎生仔細一看，忽然楞起來：

「呵！虎蛟！你攙的是誰？」

「啊！是虎蛟。」黑娃子和江海吃驚地叫着。

那被喚作虎蛟的小夥子，看見了虎生，像遇見了救星：

「虎哥，這個同志的傷，請你趕緊藏到家中去，我還要趕上大隊去。」

他的頭上在冒氣，汗把小衫子都濕透了，汗把面孔洗成了醬紫色。

「後面，敵人已趕追來了！小心。」

虎生還想問問山後的情形，虎蛟已經迫不及待，他把槍放下來，緊了緊腰帶，和子彈帶，又揹上槍向村南走去。邊走邊說：

「虎哥，今天好日子，我也不能幫忙啦，改天喝喜酒。」

子彈從頭上嘯着，飛過去，哭拉着飛過去，情勢已經更緊張了。江海幫着虎生把那洗去了腿上的血，用棉絮包紮起來，把那身灰軍裝脫下來，丟到後院的井裏，又換了一件竹布長衫，讓他挺到炕上去休息，江海又急忙的出去打聽消息。全家的人，都感到焦灼與不安，村外的槍聲，更濃密起來。

不一會，澗口村被圍了起來。

通澗口的汽車橋，停了三部汽車，入山的口子，已被卡斷了，上下的人，都被阻在橋的兩端，村中，正進行着戶口檢查。村南北的麥田裏，都站着荷槍的兵士，東頭的河邊，放了兩挺機槍，西頭的碉堡上，也有一班人把守着。

郝式顯帶着軍隊，挨門搜起來，村中的雞，犬，狂吠着，飛鳴着，像遭遇着了空前的災難。

虎生家的後院，桌子上，擺着酒筵，香燭輝煌的點着，人們都用着低啞的細聲，猜拳，行令，驚忙的年青小夥子，前前後後的招待着客人。

兵，湧進了院子，刺刀，閃着冷森森的陰光。

郝式顯鼓着臃腫的大肚皮，在盤問着每一個面生的客人。許多如狼似虎的兵爺，簇擁着，吆喝着，他顯得更得意了。

孩子們小聲問媽媽：

「二叔面前坐的黑臉大漢是誰？」媽媽趕緊用筷子夾一片肉送到嘴裏：

「快吃，別人把肉都揀光啦！」

連指導員，指着大皮包，在來回的踱着，不時的顧着女客席。女客席上的老太婆，小姑娘，年輕女人，都在小聲的埋怨着：

「人家好日子，來了這些凶煞神。」

「瘟鬼！送他姑來啦。」

一個穿花格子旗袍的女人，拉着隔壁的一個，指着那連指導員：

「你瞅，斜着眼，像個斜眼驢。」

查到新郎的席上，二虎對面坐着那個絡腮鬍子的客人，眼光閃閃的像閃電，他在用筷子夾着盤中的紅燒肉，嚼着，談笑着，若無其事似的。

郝式顯指着絡腮鬍子，問虎生：

「這是，那裏客？」

虎生整整藍竹布衫，陪笑着說：

「這是我「表弟」，四五年不見，你都不認得啦。」

郝式顯把兩隻手平放在大肚皮上，迷惘的又喊了喊：

「年青人變的眞快，我的老眼也昏花了！」

忽然一個士兵，用槍托指着他的鞋幫：

「噯，他的鞋上還有血！」

虎生的神經，也爲之痙攣了，怎麼換衣服時會忘了換鞋，他的腦子覺得有點昏，顯得有點驚慌失措了。

黑娃子正好站在後面，他從口中拔出了旱烟袋，對着郝式顯說：

「他來的早，不小心，在後院殺豬，我幫我殺豬給腿咬傷了！」

郝式顯瞇縫着眼睛笑了，兵爺們也笑了，那絡腮鬍子的客人，也微笑了一下。緊上感到緊繃繃的，有點麻木。

虎生心裏感到像大病初愈後的輕鬆，拉着郝式顯的手，熱情的說：

「你給老總們說，大家辛苦了，我今天好日子，敬大家喝幾杯水酒再走。」

那個連指導員說：

「不用了，謝謝，我們還要查戶口去。」

兵，向門外退出去。

院中的吹鼓手，又奏起樂來。

花轎進門了，在門外學舉巴巴的響着。

孩子們都從家裏湧出去。歡笑鬧成了一片。

四七，五，十一

遭遇

吳嶠

現在，他把整個身子倒在茶几上，像一個和我極親近的人一樣，和我談着北平的生活風味，並且告訴我，我的同學中有好些是他的朋友，只是不知道我是第幾班的學生，我是否也認識他們。

「不，我認識的人很少。」我說。我心裏有點發火，爲什麼他不告訴我這學校的情況，以及和我這次來當教師所擔任的課程，以爲什麼他這樣追問，這樣不斷的追我來和他談北平的生活，北平的學校，這無疑是要把我放在他面前來當面考試了，還是有種我的面部有種種和靜靜的情緒漸漸變得慇懃起來了，但我內心的憤怒並沒有阻攔他，他又詢問到我的經歷，我的家庭狀況來，而且，我能夠看出他的全部表情，在每分鐘中都對我表示着親密的和顏意接受的友誼，這種友誼不是我所希望的，這在我來向他接洽工作的關係上也是毫無意義的，我實在不能忍受了，可是，讀者呵，我從桂林逃來重慶，將近半年了，得不到職業，我的丈夫在路上遭到慘死了，我還有一個孩子，我是非找到職業不可的，我不能輕易放棄一個機會。

「吳先生看來很年青，經驗豐富，學識淵博，確實是才貌雙全，」我聽見他說：「南方的女子，的確令人欽佩！美麗勇敢，活潑而新靜。」

我懷疑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怎麼能在他面前聽到這樣奇異的讚美，他的黑而發亮的眼睛老是綠在眼鏡背後瞅着我，那樣的目光充滿着一種特別的淺厚的感情，那是多麼邪氣呀，那完全是不該有的，那是令人驚奇的。

我不說一句話，我把臉避開他，坐得像一個木偶似的，直望着南面潔淨的牆上，兩盆盛開着淡黃色花朵的菊花，輕舞着纖纖的枝葉，被安置在一隻長沙發的兩旁，窗後面的牆上，一排打開的玻璃窗，不斷的送進春風來。我不知我的思想被什麼東西吸引去了，在我面前的沙發、花盆、白桂的影子中，我突然發現我的孩子也在那裏了，他那瘦得像不斷在收縮的面上，掛滿淚珠，他的嘴張開着，他肚子餓了。「餓！餓！」我在想像中聽到孩子索食的哀叫。不，我忘記了的孩子病了，他正在發着高熱，他喝了，我用五塊錢請來一個鄰居的婦人，代我照顧一天。他一定是媽媽不見了，要找媽媽。

一個穿黑中山裝的，滿身威嚴氣氛的高瘦影子，突然在我的側面站直起來，並且移近桌子去。我的思想像突被打破，當我回到現實中來時，我又聽到有補夢囈般的輕而溫和的聲音：

「這是怎麼回事呀？」我驚顫而憤怒。

「他一定有神經病。」我想。我努力按捺着激動的情緒，爲了要得到職業，爲了養活我自己和我的孩子。

那個高黑影子一面自言自語，一面來到我面前。他舉着一支香烟，和一枝擦燃的火柴，奉到我的下巴來。

「謝謝，我不會。」我愕然抬起頭來說。這時，我看見含在他的嘴邊，一支香烟長長的向外伸出，一縷縷的烟霧沿着他的面部向上高高的升起，他的面孔被蔽在裏面，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憑我的感覺，我得出這樣的結論：他是越來越變着講究的房裏，我單獨和他在一起，是很不合宜的，我應該趕快了結這一問題，不管我是成功了，或者失敗。我寧願帶着孩子到社會上去求乞，我不能使自己陷於被侮辱的境位。

我使他大吃一驚的立起，把放在我膝上的皮包挾在腋下，嚴肅而不禮貌的說：

「我幾時搬到學校來？我有孩子，我得先辦理一些事情。」

說出我的要求以後，我感到我是被屈辱了，羞和憤在我心裏激動。我輕輕的把它捺住了。

「噢，噢，」他慌亂而失措，但在極短的時間內，他完全恢復了鎮靜，他再三請我坐下，像我剛進來時一樣，向我伸出右手，橫過我身側來，他那一度緊張的面孔，又被刁狡的閃光緩和了。

我沒有動。仍然和他相對站着，在他的人格前面，我感到加倍的高傲，尊貴。

「吳先生有孩子？吳先生不是還沒有結——婚？」他把婚字說得很輕，他的尾音含有一種悲慘，但然他是不願意說出那樣的字音，但掙在不得已中說出來了。他對我笑，等候着我的回答，我沒有開口，我在心裏組織着恰當的回話，我必須敬重自己，和尊敬他請來的女教師。

「吳先生的，」他又說，聲調虛偽切。「的」，他仍沒法找到他裝說明的字。「的先生現在……？」

「在重慶。」我故意說。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劉校長追問得這樣透澈，這和我來貴校教書有什麼關係哩？」我回去了，我心情上的火燃得熾烈，我不能再考慮別的問題。

他驚退一步，和我離得遠一點，好像那樣可以對我的神氣看得更清楚。我也因此更看清了他，他的臉面轉得灰色，嚴格，完全恢復了一個校長的顯赫的氣派。

「有關係，自然有關係，」他回答，在他的全部表情上，完全消除了剛才對我的懇切，禮節，和護庳的情感。他變成一個威不可犯，可怕的人了。「敝校經費困難，開支龐大，校舍缺少，因此聘有眷屬的教師，我們總是極歡迎而無法重用。這是敝校的困難，極大的困難，敝校……」

我是既驚怒而又輕蔑他，我用無禮的，冷淡的，蓄意侮辱他的目光，久久的盤繞在他臉上，我在找尋他的目光，我在分析他的表情，繼續着漂亮的言論，他的話，我無心聽完他的話，我把它說得我並沒有聽完，就立刻要告辭，我打開房門，退出來了，我沒有向他點頭說一個告別的字，向前走，到了門檻才折回去，他背後仍在發音，但我沒有聽進一個字，我只顧向前走，心裏在給他下着定論，他的人，永不會瞭解的人！我是非常非常的氣憤呵，「這簡直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如果不是我善於控制自己的情緒，我幾乎要激烈的跳蹦着這些字眼，……

當我走出了校長室，我心裏却非常平靜了，體會到一個將近三十歲的人了，人生的長趟，我已經走了一半，我什麼沒有見過？中國社會就是如此猥褻，俗語說「天下烏鴉一般黑」，這何足奇呢！

校長室是和學校各個辦公機構連結在一起的，是在一所微微的洋樓的底層，我從進來時的路線走回去，我經過了一條甬道，它的兩旁一邊是會客室，一邊是一排門上釘掛着藍色小木牌，上面寫着白色的正楷字：「教務室」「事務室」「訓導室」「……的房子。那些辦事室的門，都是打開着的，因爲這種和校工不斷在門裏出出進進的人員，我沒有心緒去注意每個室裏的情形，當我走過時，夾雜在每個室裏傳出來的桌椅腳步聲和笑聲和談話中，我起一種愉快的鬆散，我的耳朵意外的聽到一片竊竊嘈嘈的聲音，好像那裏擁擠着一羣蜂，從窩裏飛出來的聲音，但那不是蜂叫的聲音，那是全校的學生，每個都們出來的歡叫。（四）

新園地

第二十六期

論通俗

星華

在今天，以人民至上主義爲基礎的文藝下，通俗已不應該再是「古典」身旁另立起來的一種科目了。通俗就是通俗，並沒有什麼大道理。

所謂通俗也者，就是說的話，表現的感情，用的辭句，要大家能懂。這裏所謂「大家」，不是你我智識份子的大家，而是人民大衆。因爲這是人民的世紀。

從前爲什麼不能通俗呢，因爲從前不是人民的世紀，而是專制帝王和封建主的世紀，一切都怕人民能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黔首愚民」，也就是這道理。所以便來點之乎也者，噫吁嚱哉，叫那些只有是皇帝的奴才，封建主底走狗的才能懂，成千百萬的用勞力血汗來養活着他們的人民到無份子。

而今則是人民的世紀，一切應屬於人民，文藝更不例外。所以在文藝中要用人民的語言，表現出人民的感情，時出人民的聲音，這就是通俗了。所以所謂通俗者，就是站到千百萬人民當中去，說出和千百萬人民一樣的話。你僞是人民當中的一份子，而不是站在人民頭上的。

有人說對着普通人，沒有智識的人，就說通俗話；其實這是不對的，因爲這是他把自己看得和人民分開了，顯然他不是人民羣中的一份子，那他們大概見着非普通人，有知識的人時就要說「來乎哉」「了吧」，在居高對着太太就要說「夫人請」了吧，因爲那是不須要通俗的。其實又不然，叫他們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通俗也不是將文言變成白話，古典變成淺俗，就算通俗了。他是有牠底一定基礎的，就是大家的語言，大衆的情感。所以五四以來的文學並不算通俗，因爲它仍是智識份子的語言，智識分子的情感，是爲大衆所不能懂的，也就不得謂之通俗。

要真實現在如趙樹理的小說，馬凡陀的山歌，（還未能盡通俗）和新興的方言詩等才算是真正的通俗了。因爲牠是從人民當中去生長起來的，呼應着人民氣息的，道地底人民的文藝。

在今天的人，如果不是想脫離人民大衆，是應該將一切通俗的了，尤其是文藝。因爲「夾踏我」不管說起來和寫起來，總不大好聽的吧，你平常說的話，幾千萬人民說的話，你都羞於說，羞於寫時，你想，你已成什麼樣的人了？

說大衆的話，寫大衆的語言，表露大衆的感情，就是通俗，所以通俗並不是這樣低價的東西。

老奚的生意經

田蛙

三六、五、三日夜。

奚永安，國立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個子高高的，誰說是內地人，穿着可是海派作風，身上的西裝，雖然並不挺，但總是比穿中裝的神氣，腳上一雙黃皮鞋，還是同學時由重慶帶來的，四五個月的日子，已經有些處褪了顏色；不過，由於花旗鞋油擦得勤，還是光彩奪目。至今他還不時翹起腳尖，向他周圍的同學誇耀：「讀了三年經濟系……，究竟沒白學，在重慶的時候，我就打聽到了，京滬的行市，算定了帶皮鞋最有搞頭。你看，腳上這雙才二萬一千五，哼，到太平路去問問，不要你六七萬才怪：……」

照例他會向你擺出一整帳，五十幾萬的皮鞋，到南京後如何變成了百打百萬。說得最有勁兒的，是他如何把錢委託給一個在銀行作事的小老鄉，以大一分五的月息放了出去。

收入的利錢，吃個一二磅克寧奶粉，和密斯張看幾回電影，吃幾個小館兒，已經足夠。老太爺匯來的零用，假若不碰到像密斯張這類的特別開支，通日便都累積進存款裏去了。

知道他們的同學，有的口口聲聲誇讚他老兄的「經濟才幹」；有的暗暗佩服他「生財有道」；還有幾個同學，便經他幾次的分析，你十萬我五萬的湊足了一百萬請他代爲放利。於是，他愈覺得自己的經濟學的確已經讀通了。

這幾天，老奚的腦殼幾乎擠爆了，老太爺又寄來了零用，是不是倒還加進去放利呢？他發覺物價差不多漲了一倍，從經濟學的眼光看來，當然是幣值又貶低一倍，這在他心裏，已經留下一個不大不小的疙瘩。他常常在肚裏責問自己：「爲甚麼不在過年前買點貨呢？眞笨！」

但是，當別人提及這類事情的時候，他會大聲誇氣的埋怨一通：「就是他媽的考試前，不然，心不會被分散，這一手準可看對！可惜，眞是可惜！」

於是，他想到該作一套春天的西服了，不然，以後的物價會更貴。再有，來南京已經四五個月，衣服都沒有添一套，密斯張不會說我太沒有辦法了麼？有錢不可，如今是離不了Money（Money）比離他命還重要，ABCD都被人看得重要的時候，確該如此個作法！

就在這幾天，老奚天天注意的市場消息，有着驚濤風浪的互浪在那裏翻滾。黃金由四十萬直往上升，美鈔突破萬元大關後仍未稍煞。

同學們，尤其是經濟系的，都在討論這種經濟崩潰已經開始的現象。在報上讀到黃金已突出九十萬關，美鈔已挺進一萬六大關的時候，大老奚，把報紙一丟，叫起來：

「奪了，奪了！前天，前天吃晚飯的時候，老李硬要把他的一百元美鈔賣給我，只九千五，九千五──我是想買的，但不曉得還哈什鬼崇起了，拒絕得乾乾淨淨，唉！要是到了手的話，哈哈……」

寢室裏的同學，都停下了工作，看着他。他愈說愈覺得該好好解釋一番才行，不然，遭別人笑話還點趨勢都看不懂可就糟了。於是，從這張桌子走到那張桌子，繼續的說了下來：

「就是爲了想女人，想糟了，沒有心思來研究市場的變化，女人眞是她媽的禍水！」雖然祇是說說這一套的，但說到後來，竟也顯得很神氣起來，是的，在今天，能有幾個同學可以有女人可想呢？而他，是已經有「對象」的人！

「老奚哇，還有辦法，某某教授說，這是經濟崩潰的開端，還要漲的。」同房人說，他同系的老趙說，無形中向他打了一個冷拳。

當天，他平時最不喜歡的課他都去上了，而且，每上課必請教授分析當前的金潮趨勢。有的說：物價已超過戰前漲了一萬五千倍左右，黃金才不過七八千倍，從經濟理論的觀點來說，金價還該漲；有的說：政府無法抑止金潮，黃金已快抛售乾淨，財政不可能平衡，通貨必繼續膨脹，幣值自然不斷下降，金鈔當然上升……

當天中午，老奚草草吃了午飯，便慌慌忙忙的跑到他小老鄉那裏，犧牲了幾天的利息，把錢全取出來了。提着一口袋鈔票，在街上急衝衝的走着。腦袋裏盤算着買黃金或是美鈔？但全找不到門路，最後，在太平路那些MoneyExchange的攤子，以一萬六千二的價錢，全買了美鈔。

這下可眞是打盹睡有了個枕頭，眉開眼笑的盤算着賺了錢如何支配，想着，想着，很快就到了學校，有多少時間，他的熟人都曉得他買了美鈔了，都在欣羨他。

金潮竟愈漲愈不像話，物價也跟着又來了一次猛烈跳高，作了一次打破紀錄的驚人表演。同學們都在大喊肥皂，臘燭，花生米的漲價；前幾天，老奚也爲糖、飯的增價發過牢騷。可是，現在他却怡然自得了。

最高當局天天開會商討對策，市面流傳着各種各樣的謠言，金鈔都回跌了一點，過後，更直往下瀉了。認識的同學，都熱心着他的美鈔，而他却很樂觀：

「莫關係，按市場的理論，猛跌必有猛漲。黃金不會國有，幾個教授的意見都和我一樣。莫忙，精彩的在後頭，搞到了錢請在松鶴樓吃一頓不成問題，放心，放心！」

政府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公佈了，老奚的樂觀開始動搖起來，他到處找人討論，又一個個的去拜訪教授。人家說的都是大道理，什麼治標治本，什麼原則上理論上。前幾天他也許還相信，現在他是覺得完全不通了！但他又不好意思說他買了美鈔，該怎麼辦！

想來想去，東也不是，西也不是，最後，還是把美鈔抱到中央銀行去賣了。把錢依然送到他小老鄉那裏，和取錢的時候沒有說明用途一樣，現在也沒有說給小老鄉知道，他只是說要向他的老鄉學習學習市場的實際情形，以便和所學的理論相配合。

回到學校後，做出一副心安理得的樣子，向着人便說：

「這回就是吃了不熟市場實情的虧。其實呢，市場，嗐子嚇！要不開三天就會搞熟的！」

四月五日改竣

笑

斯仁

我覺得笑的悲哀，有時勝于悽愴的哭泣。

當寂靜的夜晚，對着一個將逝去的青年，談着過去玫瑰色的夢，現實的悲劇，和剝蝕掉光明的將來。他有母親，有弟妹，有戀人，有一個應該歡樂的青春。

然而爲了生活，爲了前面的日子，他不得不走上征途，勉強作一匹千里駒，我們流着淚，講着哀腸的話語，當時鐘告訴黑夜的深沉，他遺着依戀的步伐，在路燈慘淡的街頭，何日再見的情感，使我感到語塞。但他終於緊握了我的手，他給我一個最後的「笑」。接着讓夜霧淹沒了他自己。

我感到這笑的可愛和寶貴，但我辨不出這笑的滋味，然而這悲哀的笑，我將永久的印着牠。

誰說笑是歡樂呢！

我厭看獻媚的賤笑，虛僞的姦笑，强作逢迎的笑，因爲我看見笑後的陰謀與慾望。我摒去奸徒的獰笑，狡詐的暗笑和譏諷的假笑，因爲我看出笑後的七首。

可是我也羨慕於天眞的孩子笑，是笑的幸福者，團默的會心笑和無憂的仰天大笑。因爲他們的笑，純潔自然的流露，笑的權利是他們的。

我不想笑，也不想哭。我徬徨於哭笑之間，因爲我覺到哭泣的，是弱者，俠士仗劍的揮刀一笑，使人有豪爽興奮之感。壯士的慨然一笑，令人有親切温柔之思。

這些，就是「笑」的最大誇張，因此我想到笑是勝於哭的，然而我能因什麼而「笑」呢？

搶米（下）

季望

老婦人無可奈何地付下一大堆破破爛爛的鈔票，張開一隻滿縫補釘的麵粉袋，在倪三少爺烱烱的目光監視下，聽憑夥計唱戲似地把白米一升升地量起來，用一根木棍在升子的上面浚平，然後倒進袋口裏去。這樣，倪三少爺才再繼續他的踱方步。

老婦人提起米袋，離開櫃台的時候留下一聲深長的嘆息：

「唉——這日子怎麼過啊……」

這嘆息在街道上滲透了它的尾聲，但在倪三少爺無意間的一瞥中，只能看見那老婦人底一個襤褸的背影。

陡然，代替那個逐漸消失的老婦人底瘦影，黃福生底肥碩的身子晃進店堂裏來。倪三少爺猛地一楞。

「福老，有……有什麼事嗎……」

「通知你，剛才又漲了一盤，白梗賣十八萬六千，起碼白梗杜秈也漲到十六萬四了呢！」

倪三少爺立刻嚷着：

「哎呀，剛才便宜了那個老太婆了，你們快改碼子，快改……」

「再說，」黃福生繼續往下說：「上海米店已沒有米賣了，杭州的米店被人搶了，現在市面上米很缺，即使有錢恐怕也買不到米……」黃福生底眼光向四面一掃，驟然低聲地接着說道：「其實米是不缺少呀，祇因爲要收軍糧，同時在現在漲風鬧盛的時候，就是有米的人誰肯賣出去呢！所以……我店裏已把白梗杜秈統統藏起來了，門售僅不過放點糙米、黃豆應市。一方面爲了防人搶米，我已暗地裏通知警察所派弟兄來保護了。我看你呀，眞太外行了，到現在還不把好米藏起來，你眞……哈……」

本來心亂如麻的倪三少爺，聽這一說更加慄慄不安了，他開始遷怒於兩個夥計：

「你們眞不聰明……現在快給我撤進去！……」

黃福生暗暗地拉了一下倪三少爺的袖子，因爲這時候店門口忽然聚合了十幾個引長頸子的腦袋。

「你還有多少存貨？」黃福生的聲音低細得像蚊子的叫聲。

「大約四十担多點，福老，我本錢有限，進貨不算多呀……」

沉默。

正當夥計們偷偷地撤着米，突然從黑壓壓的人羣間闖進一個滿頭流汗的孩子到店裏來。

「老板……不……不好了……」

黃福生睜得他——學徒阿兎，急忙問他：

「什麼？你快說！阿兎！」

「店被……搶……搶了……」

「怎麼!?」黃福生的臉立刻漲得赭紅，一把捏住阿兎的手臂，大聲叫道：「那末警察呢？他們……」

「警察來了幾個，可是沒有用，搶米的人很多很多啊……老板，你趕快回去……」

黃福生臉色驟然改變，腫紅的臉變了廢人的青色。大粒的汗珠從他的廣闊的額角上擠出來。他不顧一切地拉了阿兎衝出店堂，推開聚合起來的人羣，直向大街狂奔。

從黃福生這一個驚駭，影響給倪三少爺，如同大石衝破了水面的平靜。他抬頭一望，外面的人頭越聚越多。這些人的眼睛裏，彷彿都冒着憤怒。在這種極度不安的情況下，他既不能公開地把米藏起來，又不能把已經撤到後面去的米重新拿出來。矛盾，恐慌，怔忡，……所有非正常的情緒都像變了一根根粗大的皮鞭，猛烈地捶着倪三少爺底全身和他底心。

可是，更大的刺激從街道上的一羣人擁進店堂，伸出米袋嚷道：

「先生，我們要買米！」

「米，米不多了，我們祇有糙米可賣了……」

「誰要糙米，我們有錢要買白米！沒有米我們要餓死了……好事做在眼前，先生……」

「糙米不要，只有紅梗了！」

「好吧，怎麼賣的？」

「十六萬！沒有還價！」

「奇怪，新開店也這樣貴！」

「……有人看見你們把白米撤進去故意不賣，還是不是要叫我們大家餓死嗎，你們底良心到那裏去了！?」

聲音愈來愈大，人頭越聚越多。

這當兒，驀地從人羣中出現了四個警察，他們擠進米店叫喝道：

「馬上退去！你們想做強盜嗎，要知道搶糧是不生眼睛的！」

「媽的，你們也是吃飯的人，哪，難道你們吃的公家飯，放公家屁，忘掉老百姓的肚子嗎？我們先打這些神氣活現的人，來呀……」

這些話像一把火，燃起了一大羣人的怨恨。頓時，人羣中間，亂紛紛地：

「我們要對付那批有米不肯賣的惡毒鬼爺！」

突然，有人這樣叫着，……四個警察，兩個夥計，倪三少爺迅忙從後門逃跑。……

「放手，放手，他們也是可憐的，吃公家飯也吃不飽啊……」

店堂裏擁滿了竹籃，木匣，麵粉袋，……整個屋子裏充滿着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大羣的吶喊。……街道上滿是被人踐踏過的米。到處是憤怒的狂叫，嘶叫，……

這小鎭，已掀起了被飢餓的烈火逼迫着到了不可抑制的普遍的燃燒。

六三、五、十。

寄語

翔

躑躅在生之歧路口，並不是沒有看清自己所應該走的路，但是爲了許許多多的原因，却又不得不幾度階地用自己的手來扼殺自己的理想，而走在和自己意志相反的路上，於是在生活裏時常會感覺損失了點什麼東西！

的確，這是我們大家互有的悲哀，但是如果能夠將自己比着蠟燭了，再遇困，黃溜蔭意志生了銹，不要讓希望的火種熄滅，我想終有一天我們還是會在稀爛的生活裏，尋回那失去的理想。

平凡的生活使人的心，漸漸麻痺，但是平凡的工作，往往將歲月悄悄的帶走，但平凡中也自有其不平凡在。希望的是，在慘淡了汗水的生命的白紙上，能夠踐行出點值得自己紀念的東西來！

生之旅途是遙遠的，旅人的心，是沉重的，然燒起希望的火把在這漫長的黑夜裏前進吧！來日正長呢。

同時，我還這樣想：自己的理想的人，一定也有勇氣用自己的手再創造理想。

本社出版各種書報雜誌（以法幣計算）

小說

著者	書名	價
西蒙諾夫	日日夜夜	8000
葛洛斯曼	人民不死	2100
戈爾巴朵夫	不屈的人們	2000
柴爾文采夫	試煉	3000
伊萊雅約夫	伊萬．尼古林—俄羅斯水兵	1500
卡達耶夫	雲	2000
索洛良諾夫	外科醫生	2000
莎麗甫	烽火中的蘇聯婦女	1500
梭波列夫	海濱	1500
A．托爾斯泰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1500
拉甫列涅夫等	海上英雄	1500
高爾基	早期作品選第一、二、三冊（中俄文對照）	3000
高爾基	早期作品集	4000
葛爾斯基	林中雲	500
柯郭烈爾斯基	黑色恐怖	1500

劇本

著者	書名	價
奧斯特洛夫斯基	沒有陪嫁的女人	2000
高爾基	小市民	2500
李昂諾夫	侵略	1500
柯爾納楚克	前線	1500
柯爾納楚克	赴蘇使命	2000
西蒙諾夫	俄羅斯人	1500
高爾基	索莫夫及其他	2000

詩

著者	書名	價
馬雅可夫斯基等	蘇聯衛國戰爭詩選	8000

論著

著者	書名	價
A．托爾斯泰	俄羅斯土地	1000
A．托爾斯泰等	那裏來的蘇聯文學之路	2500
巴夫連珂等	俄羅斯人民的英雄史蹟	1500
史大林	言論集 中俄文本各	1000
史大林演講	中英俄文本各	300
莫洛托夫	十月革命廿八周年報告（中文本）	200
史大林	蘇聯外交問題選（中文本） 俄文本	300
	蘇聯的民主	2000
	蘇聯集體農場	1500
	蘇聯新五年計劃	2000
	蘇聯保健	3000
	今日的日本	1000

語文

著者	書名	價
柯席烏洛夫	俄文讀本	16000

雜誌

刊名	項目	價
時代雜誌（周刊，每星期六出版）		2000
	預訂一個月	7000
	外埠平寄另加	100
	掛號	1000
	航寄	2000
蘇聯文藝（月刊）		3000
	預訂三個月	8000
	外埠郵費掛號	1000
	航寄	2000
蘇聯醫學（月刊）		3000
	預訂三個月	9000
	航寄	1500
蘇聯週刊（英文每星期六出版）		130
	預定一個月	400
	掛號	100
	航寄	800

日報

刊名	項目	價
時代日報	每份	510
	預訂一個月 15000　預訂三個月 40	1000
	外埠郵費平寄 300　掛號 4300	11 00
	航寄 5000	14300